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



京味 藏缘

北京援建者的高海拔故事

宗昊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味 藏缘

北京援建者的高海拔故事

宗昊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味藏缘 / 宗昊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53-3799-9

I. ①京… II. ①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5608号

图片摄影: 王晓龙 柴济东 宋佳音

责任编辑: 杜惠玲 彭宇珂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4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序 / 吴雨初 _ 001

写在前面 _ 003

干部篇



北京康巴 _ 011

书记教你种大棚 _ 018

自己种的西红柿 _ 024

一手托三家 _ 031

援友等你回家吃饭 _ 036

六年一抹绿 _ 042

书记应该管点啥 _ 049

没事谁爱打官司啊 _ 054

鸡呀、牛呀送到哪里去 _ 060

别讲究了 _ 067

种地的和养鸡的 _ 073

给 3331 个商户搬家 _ 078

想闺女了 _ 084

百里之外的黄蘑菇 _ 089

压惊菜 _ 094

不烧牛粪了行吗 _ 099

夜查 _ 104

能算计 _ 110

走，种树去 _ 118

24 小时 _ 124

糖拌西红柿 _ 130

这个主任不一般 _ 136

你来我也来 _ 142

不好使 _ 149

教师篇



小两口的煲仔饭 _ 161

小利利 _ 167

金枝玉叶 _ 174

跟学生比赛跑 _ 180

表现好了有糖吃 _ 186

恶狗难挡 _ 192

医生篇



吉隆灾区的鸡蛋 _ 201

外科急诊室 _ 206

老师，你怎么看 _ 219

搂不住火 _ 225

心惊肉跳 _ 232

怎么尽是传染病 _ 238

病人真能扛 _ 243

烛光 _ 249

孔老师 _ 258

乐了 _ 264

心真大 _ 271

啥都管 _ 277

吃哪补哪 _ 283

后记 _ 295



序

吴雨初



北京援藏指挥部前任副指挥
牦牛博物馆创办人

2014年夏，北京援藏指挥部第一批和第二批专职干部交接，指挥部来了唯一的女性——宣传联络部部长宗昊。我看着这位文弱秀气的女子，正在经历强烈的高原反应，不禁有点儿担心。一年多过去了，宗昊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职务工作任务，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这本书。我对此有些惊讶，她是如此的坚韧、如此的勤奋，如此的细致。她希望我给写几句话，可能是因为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因素吧，我写不好，但难以推辞。

青藏高原没别的，就是高。拉萨的海拔是3700米，藏北草原原则达到4500米，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00米以上。这对于海拔只有50米的北京，悬殊太大了，一般内地人很难想象高海拔地区的生活。青藏高原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高海拔基础上的。高原的土地和人民、高原的历史和文化、高原的现实和区情、高原的生活和工作，都与高海拔分不开。每一个黎明和夜晚，都会

从呼吸、从心跳当中体会到什么叫高原。在这片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近三百万藏族同胞。我们同为中华儿女，我们血肉相连。二十多年来，北京市对口支援拉萨市，数百成千名干部、教师、医生，从北京来到拉萨，在这里度过了人生难忘的岁月。

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的进藏，今天西藏的条件已经好得太多了，但与迅速发展的祖国内地、与首都北京，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今天援藏的人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偏离原先的工作轨迹，还可能失去某些机会，这样的举动是很不容易的。与西藏的这段缘分，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是一段变奏，也是一段辉煌。

宗昊这本书很有意思，她选取了援藏干部们自己烹制的菜肴为插图。这些菜肴拍摄得很精美，是在北京人看来最为普通的菜肴。我想，宗昊当然不是在这里介绍美食。她没有给我们讲那些“高、大、上”的事迹，而是记录了这些菜肴的来之不易。每一个菜肴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它只是一个间隔，是那些繁忙工作间的一个符号，它包含了援藏干部在西藏高原每一天的艰辛、努力和乐观。

宗昊有着很强烈的职业感。她知道，援友们将回到北京，回到他们熟悉的生活，在西藏的这一段工作的记忆，也许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了，因为这些故事太普通、太琐碎。而作为记者，却敏感地发现这些细节中存在的意义。就像藏北高原上小小的邦锦花，蓝色的花瓣，黑色的条纹，黄色的间隔，不起眼，不经意，但它们绽开过，绚烂过，美丽过草原。



写在 前面



2014年，从我知道有援藏这回事，到背着行李到了拉萨，前后不过十天左右。那个时候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要援藏，我肯定只有一个回答：想来。

从下飞机到正式上岗，我又用了一个星期。因为严重高反，吐得昏天黑地，整个脑袋和胃好像都不是自己的，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一直在输液。从首都儿研所去的援藏大夫把我背到病房，北京友谊医院的两个援藏大夫给我扎针，整个医院都充斥着浓浓的酥油味……后面的事不记得了，断片儿了。

然后……转眼间就过了一年。每天日观碧空、夜望银河，一件一件地做事，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身边的人从不认识到熟悉，我有幸结识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在北京都是小人物，平凡又朴素，走在大街上不会有人多看他们一眼；但是到了拉萨，他们是县长、是局长、是老师、是专家……在好多藏族

朋友看来，他们都长得差不多，名字也复杂，相处一年多了，还认不清、叫不准他们。没关系啊，反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北京援藏干部。

这一年多，我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我知道城关区的副区长掏自己的工资给老百姓修了房子；知道从海淀区过来挂职的县委书记想吃菜只能自己种西红柿；知道一个局长帮着藏族农民收青稞，因为他们家的劳动力受伤了；知道北京的援藏大夫为了说服山沟沟里的家长给孩子看病遭遇过白眼儿……

他们别家离子，到拉萨干三年，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援藏？他们说说不出的。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理由，共同的特点是，所有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内心深处都有一股热血在往上涌！你说这是为什么？从北京到拉萨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想做事；做了事的都想做好。可这些人初来乍到，资源、朋友、亲人都在三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恪尽职守，他们的想法就是“做一点、是一点；帮一个、算一个”。

2015年夏天我跟着堆龙德庆县的医疗队去山区，这个县一共有四个北京来的援藏医生，他们要在任职期内把全县的适龄儿童做一次彻底普查，筛查出患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和先天肢体畸形的孩子，然后送他们去北京做免费治疗。我看着他们一个乡一个村地跑；听着他们用蹩脚的藏语连说带比划地给家长们讲利害；陪着他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做检查……在这些孩子里我见到了一个小姑娘，叫曲尼，8岁，先天性下肢畸形，左右腿不等长。小姑娘从1岁起就在腿上戴着支架，不能跑不能跳。一听说



首钢男篮队员在拉萨比赛期间接受北京电视台驻拉萨记者站记者的采访



北京电视台记者在下乡采访途中

孩子能去北京儿研所免费做手术，孩子的妈妈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我答应小姑娘，从北京做完手术回来，我要给她买漂亮的裙子穿。小姑娘长这么大还没穿过裙子，因为腿上有支架，她不想把自己的残疾暴露在大家的目光里。

一个多月后，筛查出来的孩子们从北京归来，所有人的手术都很成功。我去看曲尼，她当时还在做术后的恢复训练，一看见我，孩子的眼睛就亮了。她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拿出几件裙子，她高兴地把一件粉色的、蓬蓬的公主裙抓在手里，迫不及待地想试穿。她还不会说普通话，可是她学会了说“谢谢”。我想等她长大以后，能跑能跳了，她一定会记得，自己的腿是北京的医生治好的；自己的第一条裙子，是北京的一个阿姨送给她的。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来援藏。在拉萨，每个北京来的援藏干部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感。它和物质无关。在这里喘不上气，血氧不达标，血压、尿酸会升高，人会失眠焦虑，但是这里好像比任何地方都需要你。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作“来都来了……”是啊，来都来了，就好好干吧！

我是一个干新闻的，记者出身。从2009年起开始写作，每年会写一本小说。我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但是自从加入到了援藏人这个群体，我不得不承认，生活远比艺术更感人。那是一种源于平凡的感动，它不矫揉不造作，直击心灵；它能让你笑、让你哭，你不会质疑，只会接受。

援藏干部有几个分类。专职的、挂职的，这些人一干就是三年；还有短期的，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有的干一年有的干两年；

还有一些专业技术干部，任期在半年左右。我认识的每一批援藏干部里，都有任期满了之后再次主动要求延续的，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一定觉得这里更需要自己。

我说，每一个援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家国情怀。不理解的人可以表达质疑和不屑，理解的人会投以赞许的目光。如果我不写他们的故事，等他们任期满了、回到之前的岗位上，除了他们的亲人、挚友，恐怕不会有人对他们在这三年中经历过什么感兴趣。对于有援藏经历的人来说，恐怕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写他们，是职业使然。

所以我要真心地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感谢这里的编辑们能用理解、融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感谢他们对北京援藏事业、援藏干部的尊重和体谅。北京每年用自己收入的千分之一支援着拉萨的建设，这里面有每一个在北京纳税的人的贡献。

从2014年开始，每年在拉萨工作的北京援藏干部有将近200人，我们的身后是将近2000万的北京人。在拉萨援藏这事是所有北京人一起做的，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2020年，西藏会和全国一起奔小康。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个未来。





干部篇



北京 康巴



高新军7月份来援藏，8月份就赶上了雪顿节。别的援友都特别高兴，雪顿节又叫藏戏节，那可是藏族节日里除了藏历新年之外最大的节日了。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吃”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

雪顿节起源于公元11世纪中叶，那时的雪顿节是一种纯宗教活动。民间相传，佛教的戒律有三百多条，最忌讳的是杀生害命。由于夏季天气变暖，草木滋长，万物复苏，小虫子们也出来活动了，其间僧人外出活动难免踩杀生命，违背“不杀生”之戒律。因此戒律中规定藏历4月至6月期间，喇嘛们只能在寺院待着，关门静静地修炼，直到6月底方可开禁。待到解制开禁之日，僧人纷纷出寺下山，世俗老百姓为了犒劳僧人，就自己酿了酸奶，为他们举行郊游野宴，并在欢庆会上演出藏戏。所以，在雪顿节期间